

羅忼烈雜著集

羅忼烈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羅忼烈雜著集

羅忼烈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羅忼烈雜著集 / 羅忼烈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5325-5411-9

I. 羅… II. 羅… III. ①詩詞—文學研究—中國—宋代
②古典散文—文學研究—中國—宋代 IV. I20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140245 號

羅忼烈雜著集

羅忼烈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網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韻輝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9.375 插頁 4 字數 567,000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ISBN 978-7-5325-5411-9

I·2135 定價: 5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弁 言

香港大學中文系，經始於公元一九二七年。以古典文學為重心，也包括中國歷史、中國哲學和繙譯。到二零零六年改稱中文學院，使名副其實。如果中史、中哲、繙譯都能夠擴展成系，就更加名副其實，我們將拭目以待！

我曾在中文系任教多年，對於這件大事應該有所表現以資祝賀，可惜無力另起爐竈。只好在曾經發表和未曾發表的篇章裏，挑出一些合為一集，名為《雜著集》留作紀念。

我讀書很駁雜，寫文章並不專門，不是放在象牙塔上給人瞻仰的一類。這個集子中：有涉及唐宋詩甚至近人粵語詩；有涉及兩宋名家詞作者的是非；有談元散曲及明傳奇的片段。古典文學外，有涉及《周易》的，有涉及文字學的，有涉及音韻的，有涉及歷史和掌故的。總之，內容很雜。行文有時用文言，有時用白話，不拘一格，也是雜的表現。

頭緒既多，疏漏一定不少，希望讀者不吝指教！

二零零七年五月羅忼烈記

目 錄

弁言	1
話李白	1
杜甫題畫詩	28
王昭君與“昭君詩”	38
八仙中的張果老 ——正史有傳、唐人有詩	62
唐人詩文中的韓湘	66
關於張繼《楓橋夜泊》詩	73
關於錢起《湘靈鼓瑟》詩	77
王安石的集句詩	82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的公案	92
王安石《四家詩選》的是非	97
論宋詞選的標準和尺度	105
柳詞論衡	115
柳永佚詩佚文	126
柳永仕歷雜記	131
柳永的《傳花枝》和關漢卿的《不伏老》	136
王安石詞雜論	139
蘇軾詞雜說	164

蘇軾談詩詞修辭	178
蘇軾《江城子》(湖上與張先同賦)本事質疑	186
宋詞兩大宗	
——蘇軾與周邦彥	190
清真詞與少陵詩	212
治詞者不識清真詞地名	231
從薛能說到李清照	237
李清照的《打馬圖經》	250
漫談辛棄疾的經濟生活	253
晏幾道、聶勝瓊剿襲前人詩	261
稼軒、白石點化康與之詞爲己有	265
明楊慎《詞品》多紕漏	269
清李調元《雨村詞話》可入笑林	272
王國維與清真詞	276
宋詞雜體	286
高麗朝鮮詞說略	310
“元曲”、“散曲”本義	332
元曲雜體	339
盧摯的出身、生卒年代及其佚作	
——兼評《盧疏齋集輯存》	352
散曲大家張可久	373
維吾爾族的兩位元散曲家貫雲石和薛昂夫	408
韓上桂及其《朶雲山房遺稿》《凌雲記》傳奇	431
跋重鈔孤本明傳奇《凌雲記》	456
《易蒙䷃》試詁	489
《周易》裏的古謠諺	508

《楚辭》“些”字的形音問題	513
俗字瑣談	517
怪字瑣談	521
論“兩聲各義”	525
談異讀	
——圈聲	545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以范仲淹《釣臺》詩為例	548
西漢帝王名諱別字質疑及其他	551
古代文學家的斷代問題	556
古代的博士、學士、教授、助教	559
古代的足球和馬球	563
閑話關帝	
——漢壽亭侯與壽亭侯	570
廖恩燾的粵語詩	582
澳門東亞大學創建記	595
鍾應梅先生《讀莊子》序	596
饒選堂教授《晞周集》序	598
饒選堂教授近詞引	600
海粟老人書畫冊弁言	602
杜祖貽教授《瑞墨繽紛》序	604
陳耀南《清代駢文通義》序	605
跋鄧昭祺《元遺山論詩絕句研究》	607
跋黃珮玉《張孝祥研究》	609
題黃嫣梨《朱淑真及其作品》	611
跋黃嫣梨《蔣春霖之生平與著述》	612

話 李 白

李白《大鵬賦·序》說：“余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又《對酒憶賀監二首·序》說：“太子賓客賀公，於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為謫仙人。”詩云：“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也說：“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太白既以“謫仙人”著稱，又有“仙風道骨”，後人稱他為“詩仙”、“道教詩人”之類，是很自然的了。於是乎有人讀太白詩覺得“使人飄揚若仙”（明王世貞語），似乎漢武帝讀《大人賦》那種感受；有人讀太白詩“如見其脫屣千乘”（清沈德潛語），像許由洗耳那個模樣。然而太白好任俠，曾經“手刃數人”（魏顥《李翰林集序》）。他的《結客少年場行》歌頌“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的俠客；《俠客行》的“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更了不起。這些形象，似乎是太白自我寫照。如此這般殺氣騰騰、“以武犯禁”的“俠”^①，該沒有多少“仙風道骨”的。王安石曾說，李白詩“十句九句婦人酒耳”（宋釋惠洪《冷齋夜話》），醇酒婦人更與“仙風道骨”背馳了。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雖然努力崇李抑杜^②，仍然要指出：“李白雖然號稱‘謫仙人’，其實他的功名慾望是非常強烈

① 《韓非子·五蠹》：“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② 197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於北京。

的。”又說：“李白的整套人生觀，基本上是儒家與道家思想的混合。不得志時拚命想做官，得志後便盡可能明哲保身，功成身退。”甚至認為李白的思想“基本上是儒、釋、道三家的混合物”，“懷抱着‘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儒家教條”。郭老這種說法是相當中肯的，因為太白的思想非常複雜、矛盾，如果以偏概全，不但可以說他是“詩仙”、“道教詩人”，說是儒家詩人、游俠詩人，甚至酒色詩人，似乎也無不可。

太白生於中亞細亞的碎葉城，本來是唐代安西都護管轄下的中國領土，後來被俄國佔據，在今蘇聯哈薩克境內。這是古代兄弟民族突厥和漢族雜居之地，時常打打殺殺，民性剽悍，是可以想像的；對幼年時代的太白有所影響，也是可以想像的。太白的游俠性格，或者根源於此。郭老說：“他（太白父親李客）入蜀以後，把李白養成了一個漫游成癖，揮霍任性，游手好閒，重義好施的人。”在科舉時代的封建社會，恐怕沒有一個父親會這樣“養成”兒子的，太白思想中的“俠”，大概是從那股剽悍的風俗發展而成的吧？

任俠到底不是功名利祿的途徑，必須另外想法子。在“出山”前先做隱士、道士，同時結交名流，“歷抵卿相”，對前程雖有些好處，也不是終南捷徑。雖說“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翻飛”（《溫泉侍從歸逢故人》）；“故人東海客，一見借吹噓”（《贈崔侍御》），但這些朋友是靠不住的。“一朝烏裘敝，百鎰黃金空。彈劍徒激昂，出門悲路途。吾兄青雲士，然諾聞諸公。所以陳片言，片言貴情通。棣華倘不接，甘與秋草同！”（《贈從兄襄陽少府皓》）希望這些“從兄”、“從叔”之類的宗親加以援引，也同樣靠不住。“青雲當自致，何必求知音”（《冬夜醉宿石門言志》），才是大丈夫本色。要自致青雲，就得“折節讀書”；要考中進士，就得讀儒書；釋老之書雖受李唐皇帝重視，考試卻不管用。這不是說，太白儒家思想的來源，是因預備考試而讀儒書，結果沾染頗深，形成“李白的一整套人生觀，基本上是儒家與道家的混合”。其實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

尊儒術”後，儒法合流早已成為統治的不二法門，鼓吹六經、崇尚周孔是必然的事，李白和一般封建士大夫都走不出歷史的局限。李陽冰說他“不讀非聖之書”（《草堂集序》），或者過甚其辭，但他讀的以儒書為主，是不用懷疑的。而這位“謫仙人”、“詩仙”竟然有強烈的崇儒思想，也就不難理解了。

李白自視極高，無論在哪一方面他都以歷史上的傑出人物深自期許。在政治上，他希望的是傳說、呂尚、管仲、范蠡、張良、諸葛亮、謝安等；在聖賢中，他不屑希賢，要希聖，自比於孔子。他在《古風五十九首》的第一首開宗明義說：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
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清楚表示了他的文學思想，是儒家所謂“正統”的、復古的觀點，他要“希聖”，像孔子一樣，“志在刪述”。王琦注云①：

《本事詩》曰：“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子昂）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此詩乃自明其素志歟？

太白確有這個“素志”，然而這只是“希聖”之一端。他又說：

仲尼，大聖也，宰中都而四方取則。（《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

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

① 見清人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香港中華書局重印本，1972年）。

矣。《比干碑》》^①

伯禹不治水，萬人其魚乎！禮樂大壞，仲尼不作，王道其昏乎！（《崇明寺佛頂尊勝陀羅尼幢頌》）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這個“大聖”有個時期官運亨通，而其所以亨通之故，在於提倡禮樂，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來維護瀕於崩潰的奴隸社會制度，迎合當時的魯君。時代雖然不同了，太白也心嚮往之，以此深自期許。

他喜歡和孔子拉關係，尤其是在失意的時候，常常拿這個來自我慰藉。如說：

悲來乎，悲來乎，鳳鳥不至河無圖！（《悲歌行》）

白首爲儒身被輕，……榮辱於余亦何有，孔聖猶聞傷鳳麟。（《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

仲尼且不敬，況乃尋常人。（《送魯郡劉長史遷弘農長史》）

君看我才能，何似魯仲尼？大聖猶不遇，小儒安足悲。（《書懷贈南陵常贊府》）

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聖賢低眉。況僕之不肖者乎？（《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陽並序》）

《論語·子罕》：“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發覺那套“道”已經“不行”，故有此一嘆；太白覺得功名無望，故亦有同感焉。他又自稱“小儒”、“尋常人”、“不肖”，看來非常謙虛；倘若真個謙虛，爲什麼偏要和那高不可攀的“大聖”相提並論？用心不是很明白嗎？孔子被匡人包圍，無可奈何，只好壯壯自己的膽

^① 《比干碑》，或疑非李白之文，說見詹鍔《李白詩論叢》（作家出版社，1957年，北京）。

子說：“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太白因附永王李璘，下尋陽獄，有性命之憂，自己壯壯膽子說：“天未喪文，其如予何！”（《雪讒詩贈友人》）甚至病到快要死時，他還以孔子自比說：“仲尼亡兮，誰爲出涕？”（《臨終歌》）《孟子》云：“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又云：“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公孫丑》）自負得很，說到太白的心坎裏去了。他自詡“將復古道，舍我其誰”，口氣之大，也不遜於孟子。

不要因爲太白說過“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就斷章取義，硬說他瞧不起孔子。這種話，當詩人發牢騷的時候是不足爲奇的，就是號稱儒家詩人的杜甫，也竟然說：“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醉時歌》）拿孔丘和盜跖相提並論，更大不敬了。太白只不過自比楚狂接輿，哼着“鳳兮鳳兮，何德之衰”罷了。何況那時候他正在“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嶽尋仙不辭遠”呢？尋仙訪道，何等逍遙，自然要笑“栖栖者”的孔丘了，哪裏有反孔的用意？尊孔和崇儒、復古是分不開的。太白說：

玄風變太古，道喪無時還。……大儒揮金椎，琢之詩禮間。（《古風》第三十）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古風》第二十五）

《大雅》思文王，頌聲久崩淪。（《古風》第三十五）

好古笑流俗，素聞賢達風。（《東武吟》）

他憧憬“文王”、“大儒”和儒家的“詩禮”、“頌聲”、“淳源”、“賢達”，因而慨嘆“道喪”、“澆風”、“流俗”。孔子“好古，敏以求之”（《論語·述而》），太白也自稱“好古”。他既自比於孔子，要做“大儒”，對於些小儒、俗儒自然加以鄙視，所以說：

儒生不及游俠人，白首下帷復何益。（《行行且遊獵篇》）

予爲楚壯士，不是魯諸生。（《淮陰書懷寄王宋城》）

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嘲魯儒》）

他反對的是抱殘守缺的、酸溜溜的、讀死書的“儒生”、“魯諸生”、“魯叟”之類，“秦廷君（漢儒秦恭）碎義難逃”，是歷來儒家所詬病的，不獨太白爲然。這類人，不但沒有“希聖”、“復古道”的抱負，也不能獵取功名富貴，“達則兼善天下”。所以太白到淮陰時即景生情說：“我要做楚壯士韓信，不要做老死於章句的魯諸生！”杜甫也曾說“儒冠多誤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儒術豈謀身”（《獨酌成詩》），高呼“壯士恥爲儒”（《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寄高三十五書記》）呢！難道憑着這些詩句，就可以說杜甫反對儒家嗎？是法家嗎？

因爲太白崇儒、主張復古，而揚雄是復古家、儒家、文學家，所以他又常以揚雄自比，說：

獨有揚執戟，閉關草《太玄》。（《古風》第四十六）

晚節覺此疏，閉關草《太玄》。（《留別廣陵諸公》）

因學揚子雲，獻賦甘泉宮。（《東武吟》）

方學揚子雲，獻賦甘泉宮。（《還山留別金門知己》）

子雲叨侍從，獻賦有光輝。（《溫泉侍從歸逢故人》）

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淮南卧病書懷寄蜀中趙徵君蕤》）

太白並沒有草成《太玄》或《法言》一類東西，曾獻或預備獻給皇帝的詩賦卻寫了不少，如《明堂賦》、《大獵賦》、《春日行》、《上雲樂》、《胡無人》等等，都是“頌聖諛辭”，一望而可知。揚雄花了許多氣力來歌頌皇帝，結果還不能飛黃騰達，太白亦然，因而他有時借題發揮，嘲嘲揚雄云：

誰能書閣上，白首《太玄經》。（《俠客行》）

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楊》辭。賦達身已老，草《玄》鬢若絲。（《古風》第八）

這不過自我解嘲罷了。太白的復古思想，在文學上表現得相當徹底，他的詩歌內容雖有創新的一面，但文學主張卻是滿肚子厚古薄今的，和“不薄今人愛古人”（《戲爲六絕句》）的杜甫剛剛相反。我們只要看看上面引錄過的《古風》第一首，就已經很明白了，俞平伯的《李白〈古風〉第一首解析》^①，雖然煞費苦心爲太白開脫復古嫌疑，那種強辯到底無濟於事。別的不說，只看太白對詩歌體裁的運用，便可見他的復古傾向。太白詩中，古體詩和用樂府舊題的歌行佔了極大的比例，今體律詩很少。五律流行較久，他寫了七十幾首；而新興的七律，他只有十首，其中《鸚鵡洲》一首，實際不能認爲七律。前人以爲太白才氣橫溢，不喜排比聲律，所以少作律詩，尤其是七律，作得也不好。其實原因不在此。以太白之高才博學，哪有做不好之理？只因厚古薄今的思想作祟，不屑爲之罷了。這等於今天喜歡舊詩的人瞧不起新體詩，自然不愛做了。

太白既然尊孔崇儒，自然會排斥儒家所反對的歷史人物，例如對於秦始皇。《古風》五十九首中有六首是論秦始皇的，第三首云：

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
明斷自天啓，大略駕羣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銘功會稽嶺，聘望琅邪臺。刑徒七十萬，起土驪山隈。尚採不死藥，茫然使心哀。連弩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鼻象五嶽，揚波噴雲雷。髻鬣蔽青天，何由覩蓬萊。徐市載秦女，樓船幾時回？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有人斷章取義，只引用“秦王掃六合”六句，認爲太白是讚揚秦始皇的。不錯，如果抹撥下面十八句，是可作如是觀的。可是這詩

^① 原文見《李白研究論文集》（中華書局，1964年，北京）。

分明是欲抑先揚，貶多褒少，下面歷數始皇勞民傷財、窮奢極慾的罪行，求神仙的愚昧行徑，到頭來依然“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罷了。第四十八首云：

秦皇按寶劍，赫怒震威神。逐日巡海右，驅石駕滄津。
徵卒空九寓，作橋傷萬人！但求蓬島藥，豈思農扈春？力盡
功不贍，千載爲悲辛！

有人只引用開頭兩句，認爲太白肯定秦始皇，刻畫出威武的形象，下文就不管了。“徵卒空九寓，作橋傷萬人。”爲了自己巡遊之樂，勞役到了這個地步，只知求神仙，不管農民的死活，這些話是肯定，還是否定呢？太白在《古風》第一首裏，稱秦爲“狂秦”，在《登高丘而望遠海》裏，指責秦皇漢武爲“窮兵黷武今如此”，總是從儒家觀點說的。而罵得又徹底又明白的，是《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花源序》裏的一段話：

昔祖龍（秦始皇）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
三墳五典，散爲寒灰。築長城，建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
功高義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
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

他斥責秦始皇以嚴刑峻法治天下，人民在水深火熱中，一切措施都違背了先王的“古道”。築長城防禦匈奴入侵，并諸侯統一天下，本是秦始皇的歷史貢獻，太白也加以否定了。焚書坑儒，自然不在話下。有人胡說李太白“尊法反儒”，真是豈有此理。

正因爲反對這個所謂“法家皇帝”，凡與秦始皇對立的，太白莫不仰慕讚嘆。如對刺秦的荆軻則云：

荆卿入秦，直渡易水。長虹貫日，寒風颯起。遠警始皇，
擬報太子。奇謀不成，憤慨而死！（《擬恨賦》）

荆軻一去後，壯士多摧殘。長號易水上，爲我揚波瀾。

(《贈友人三首》之二)

羞道易水寒，從今日貫虹。燕丹事不立，虛沒秦帝宮。
武陽死灰人，安可與成功！(《結客少年場行》)

對於買刺客行刺秦始皇的張良則云：

秦帝淪玉鏡，留侯降氛氲。感激黃石老，經過滄海君。
壯士揮金槌，報仇六國聞。智勇冠終古，蕭陳難與羣。(《送
張秀才謁高中丞》)

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爲家。滄海得壯士，推秦博浪沙。
報韓雖不成，天地皆振動。潛匿游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
圯橋上，懷古欽英風。……嘆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經
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這兩件歷史故事都是我們熟知的，太白對此表示心折，也許由於有點兒惺惺相惜罷，但兩次行刺都不成功，終不能消滅這個“暴君”，則是太白引以爲憾的。

魯仲連雖非刺客而是游士，卻能“義不帝秦”，曾經面折新垣衍，使秦國撤去圍攻趙國的軍隊，阻撓了秦始皇的統一事業，又復功成身退，後來齊王要封他官爵，他又表示清高，走到海邊隱居。太白對他更加心折，常常挂在嘴邊。一再說：

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卻秦振英聲，後世仰未
照。……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古風》第十)

魯連及柱史，可以躡清芬。(《古風》第三十六)

魯連及齊夷，可以躡清芬。(《感遇》第七)

恨無左車策，多愧魯連生。(《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
征東南》)

辯折田巴生，心齊魯連子。(《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

魯連賣談笑，豈是顧千金。(《留別王司馬嵩》)

魯連善談笑，季布折公卿。(《獻從叔當塗宰陽冰》)

與此相反，對於秦始皇的開國功臣李斯，太白並不欣賞。他說：

李斯受戮，神氣黯然，左右垂泣，精魂動天，執愛子以長別，嘆黃犬之無緣。（《擬恨賦》）

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黃犬空嘆息，綠珠成覺讎。
何如鴟夷子，散髮棹扁舟。（《古風》第十八）

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行路難三首》之三）

《史記·李斯列傳》：“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是法家人物，可是太白並不賞慕他，也不賞慕法家臣子商鞅、申不害、韓非等。

從上面的引證，太白的儒家旗幟已經相當鮮明了。然則後人為什麼只認為他是“詩仙”呢？原來他的道士、隱士朋友很多，這方面的交遊詩寫了很多。同時他想先做人間宰相，“兼善天下”，功成身退，然後做天上神仙，“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月下獨酌》）。可惜如意算盤打不響，功名富貴無望，就消極地走向仙道之路，這一點太白是並不諱言的。他說：

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一乘無倪舟，八極縱遠柁。
（《送蔡山人》）

顧無蒼生望，空愛紫芝榮。寥落暝霞色，微茫舊壑情。
秋山綠蘿月，今夕為誰明？（《秋夜獨坐懷故山》）

未誇觀濤作，空鬱釣鰲心。舉手謝東海，虛行歸故林。
（《贈薛校書》）

明主倘見收，煙霄路非賒。時命若不會，歸應煉丹砂。
（《早秋贈裴十七仲堪》）

可見他因“世人自棄我”，“顧無蒼生望”，“時命若不會”，然後“八